

# 大收藏家

## 張伯駒坎坷記

### ● 江葦

#### 古代字畫鑑賞名家

一九七二年一月陳毅去世，毛澤東此時也已病入膏肓，但他力排江青等人的阻攔，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在追悼會上他看到一副挽聯：

仗劍從雲，作千城，忠心不易，軍聲在淮海，遺愛在江南，萬庶盡銜哀，回望大好山河，永離赤縣；

揮戈挽日，接專俎，豪氣猶存，無愧於平生，有功於天下，九泉應含笑，佇看重新世界，遍樹紅旗。

毛稱贊這副挽聯說：「這挽聯很好！」並問張先生現在哪裡？人們告訴他，他和陳毅是老朋友，此人被弄到東北農村，回不來，還沒有戶口和工作。毛當即囑託周恩來給安排一下。不久，中央文史館便送去大紅聘書，安排為中央文史研究所館員。

這位張先生是誰？就是中國大有名的收藏家張伯駒。

張伯駒字叢碧，一八九七年二月生於河南省項城一個官宦之家。他的父親是前清進士，官至

直隸總督。張伯駒與張學良、袁寒雲、溥侗，曾有「四公子」之稱。在軍閥混亂時期，他曾在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部任職。隨後退出軍界，在上海鹽業銀行任常務董事兼管理處總稽核。他從此埋頭研究中國古書畫，並收藏中國古書畫，成為中國古代字畫鑒賞名家，並被聘為故宮博物院鑒定委員。

#### 賣掉巨宅買遊春圖

張伯駒對古代文物有極高的鑒賞能力，凡遇珍品，定要收購到手，甚至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隋代展子虔《遊春圖》，是一幅山水畫跡，這幅長不過八〇·五釐米，寬不過四十三釐米的山水畫，光彩照人，距今已近一千三百年歷史了，在世界是可與梵高的《鳶尾花》、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相媲美的。

《遊春圖》本是皇宮的御藏，在時局動蕩之中，失落在外，一九四六年這幅稀世珍品才在長春市一家古玩店裡出現，又被北京琉璃廠一家古玩店老闆穆礪忱發現，他花很少錢買下了這幅畫，便與北京玉池山房經理馬霽川商量，看準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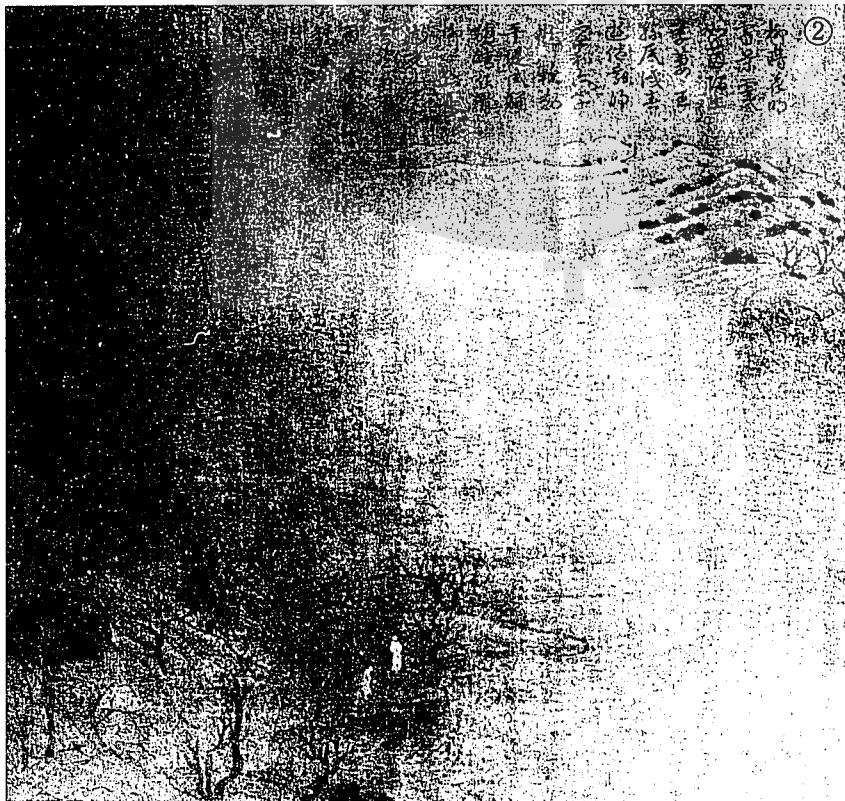
發財的好機會，想通過滬商賣給洋人。這時有人把這個消息密告張伯駒。正在叢碧山房讀書練字的張伯駒聽到這個信息，馬上開車到玉池山房，碰到馬霽川劈頭就問：「馬掌櫃，這展子虔的《遊春圖》你打算怎麼辦？」馬霽川說：「當然是賣囉。只是要你拿出八十條金子，這無價之寶就歸您了。我可不敢敲您的竹槓，這《遊春圖》舉世無雙，是真正的國寶。」「這畫賣給別人，比如換個洋人，少說也得一百條。」張伯駒嚴厲地說：「馬老闆你怎麼忘了你是中國人呢！這展子虔的《遊春圖》是屬於我們中華民族的，誰要是爲了多賺幾根金條，把它轉手給洋人，誰就是民族的敗類，千古罪人！」

張伯駒爲了《遊春圖》不落入外國人之手，找到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叔平，建議故宮博物院購進此畫，歸國家所有。豈知故宮博物院經費少得可憐，怎能以如此巨款購進呢！但馬院長大力協助，經張伯駒多方奔走，中國古玩商業公會作出了禁止將《遊春圖》倒賣給外國人的決定。張伯駒又通過琉璃廠墨寶齋掌櫃馬保山與穆礪忱、馬霽川疏通，要他們降價出售，最後，馬穆



①

①大收藏家張伯駒扮演「四郎探母」劇裡的楊延輝。  
 ②游春圖卷（部分），上為乾隆御筆題詞。



②

二人同意以二百四十兩黃金將《游春圖》賣給張伯駒，但要港條，因為港條成色好。當張伯駒接到這個電話時，激動地對電話喊道：「我感謝您，我代表我們的子孫後代謝謝您！」

這時張伯駒家道已經中落，手裡連兩根金條也拿不出來，便決定賣掉他的住宅。他的這所住宅是清末大太監李蓮英住過的房子，他以二萬一千元出售了，換成了二十二根金條。可不是港條，還差六十多兩，又東拼西湊，總算買成。這時，張大千也想要，因為見他已到手，不好再張口而作罷，又有人從南京趕到北京，願出四五百兩黃金，張一口拒絕，這「賤賤我不再賣，我願意保存」。

### 陸機真跡購獻國家

《平復帖》也是我一大國寶。它是西晉陸機向他朋友問候疾病的書札。字形樸質，在章草、今草之間。陸機是西晉文學家，是三國名將陸遜的孫子，他自己也做過河北大都督，他所作的《文賦》，為古代重要的文學論文。這個《平復帖》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年歷史。原來珍藏在宮廷，光緒年間流入恭親王府，後來又落到恭親王府襲爵將軍溥心畬手裡。一九三六年，張伯駒得知溥心畬的一幅唐代韓幹《照白夜圖》被上海古董商買去轉賣給了英國人。他深怕《平復帖》也落此命運，便與溥心畬商量購買此帖。溥起初討價二十萬元，如此巨款，張伯駒當然拿不出，分明是拒絕。到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溥心畬母親去世又需錢用，這兩個原因促使溥心畬想賣此

帖。張伯駒便以四萬元大洋以收藏家的慧眼和氣魄購得此帖。而這筆錢卻是他變賣夫人潘素的首飾得來的錢。這時有一個古董掮客白啟甫，受一個日本人所僱，要以三十萬大洋從張伯駒手裡買去。張伯駒說：「我買《平復帖》不是為了錢。黃金易得，國寶無二，萬一流落海外，我豈不成了千古罪人！」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張伯駒怕他收藏的《平復帖》被劫，將它縫在衣被中，隨身攜往西安。一九四一年漢奸汪精衛手下——師長想勒索張伯駒，在上海突然把張伯駒綁架，揚言必須拿三百萬元去贖，過期就要撕票。張伯駒視文物比生命還珍貴，他絕對不讓賣文物，夫人潘素到處求親告友，花了四十萬大洋才把張伯駒贖回來。

張伯駒珍藏的文物精品，還不止這《游春圖》、《平復帖》，還有唐杜牧之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書卷、宋吳璩雜書詩、元趙孟頫章草千字文、元俞和楷書、唐李白《上陽臺帖》；這些都是稀世珍寶。一九五六年初，北京市政府動員購買公債，張伯駒願把珍貴文物出售給國家，購買公債，文物局當時作價二十萬元。張伯駒和夫人潘素商量與其作價賣給國家買公債，還不如捐獻給國家。於是，將上述文物除《游春圖》和《上陽臺帖》以外，共八件全部捐獻給國家。隨後不久，又將《游春圖》捐獻給故宮博物院，將李白的手書真跡《上陽臺帖》送給毛澤東。因為他知道毛澤東最欣賞三李的詩（李白、李賀、李商隱）。毛回信給他表示感謝，說「這個墨寶我個人不能要，但

我很喜歡，借給我看幾天，然後放到故宮博物院去」。

### 酷愛平劇劃入右派

真叫做「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就在文化部部長沈雁冰（茅盾）親筆簽名頒發給張伯駒褒獎狀，稱他「化私為公，足資楷模」的第二年，張伯駒就被劃為「右派」。

他怎麼從一個「愛國民主人士」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呢？說來也可笑。張伯駒酷愛京劇，而且很有研究。二、三十年代他就是一個名票。他曾演《空城計》，飾諸葛亮，而余叔岩飾王平、楊小樓飾馬謖，王鳳卿飾趙雲、程繼先飾馬岱，這些二代名伶給他配戲，傾城轟動。而張伯駒雖然自知不如這些配角，卻膽大超人，鎮靜自若，他的朋友章士釗為他作了一首打油詩，說「坐在頭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他還與梅蘭芳合演過《叭咕廟》，梅蘭芳反串褚彪，他演黃天霸。他對京劇確有精到之處，著有《京劇音韻》，並曾與梅蘭芳、余叔岩等人發起成立國劇學會。把他打成右派的理由，恰恰是京劇，說他提倡鬼戲，這就是他的主要罪狀。他對京劇《李慧娘》說過一些贊美的話，當時還在爭論能不能演鬼戲，他竟然贊美鬼戲，自然「臣罪當誅」。而真正內情還不在此。大野心家康生曾說張伯駒糾集一批遺老，組織了什麼劇本研究社，頑固維護老戲，妨礙了江青搞京劇革命，以致使「旗手」的「樣板戲」晚出了好幾年，這該當何罪？真是秀才遇見江青，有理講不清。



- ①大收藏家張伯駒專心書法，旁立者為夫人潘素。
- ②陸機平復帖的「亂」字。

## 元帥部長難保老友

陳毅與張伯駒是朋友，結交認識是在一九五七年。陳毅去看中國書法研究社在北海舉辦的明清書展，聽說他是個大收藏家，又把書畫珍品品捐獻了國家，便特地請他面敘。陳毅對張伯駒說：「你們的展覽我看過了，很豐富。你的詞我也看到了，很有北宋風度。」隨後他們便有了詩、棋往來。張伯駒劃為右派後，夫人潘素應聘到吉林藝專去教授國畫，張伯駒擬同行。臨行前致陳毅一封信：「五七年一見，覺公如冬日可親，至今耿耿難忘。現受聘將去吉林，擬趨謁辭行。」陳毅接信後派車接他們到中海。陳毅聽到張伯駒劃為右派的事，激動地說：「你把一生所收藏的最珍貴文物都獻給了國家，您還會反黨嗎？我們的幹部不是全對呀！我通知他們為你改一改，：我還要寫信給吉林省委，讓他們好好照顧你們兩位老人。」到了吉林又遇到一位仰慕他淵博學識的宋振庭，宋當時是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現已去世），把張伯駒安排在吉林省博物館當副館長，夫人潘素在吉林藝術專科學校任講師。

一九六三年陳毅和周恩來到了吉林，陳特別當著周恩來的面關照宋振庭：張伯駒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交給你很放心，希望你好好照顧他。但是，位尊為元帥、位高為省委宣傳部長。但是，都不能救得了這一對愛國的老夫婦。

到了「革文化大命」的時代，張伯駒夫婦做為牛鬼蛇神，被迫退職，押送到吉林舒蘭縣農村「插隊落戶」。為什麼張伯駒又成了牛鬼蛇神呢

？原來，他到長春後，跟當地文人、學者，趣味相投，組織了一個「春逝社」的詩友小聚會，經常在一起談古論今，吟詩作畫。「春逝」者，春天逝去，都是老人也。誰知文革一起來，他寫了兩首金縷曲，批判林彪、江青迫害知識分子，「春逝社」被打成了反革命組織。省公安廳鄭重其事地立案偵破，要宋振庭交代與他們的關係。宋振庭這時已被關進牛棚，調查的人問他：「你拿過什麼機密文件給他們看？」宋振庭哭笑不得，說：「你們好糊塗啊！這些人是典型的不問政治的人，他們是非線裝書不讀，你給他文件都不願意看的。張伯駒過去跟于右任、蔣鼎文、張群、傅作義，都是好朋友。請他作官都不做，現在何苦搞反革命呢？」公安廳當然不會信這番話，足足審了三年，當然不會有結果。

一九六九年張伯駒夫婦被遣送到舒蘭縣農村時，當地農民說，你們又不是知識青年，六七十歲的老頭老太太怎麼弄到我們這兒來了。拒不接收。好說歹說，勉強留下，農民見他們不是勞動力，倒也不太管束他們，雖然在生活上受盡磨難，但總比天天挨鬥強。農民也給了他們相對的自由，不時還可以回北京、長春走走。

## 手捧圍棋老淚縱橫

一九七一年底，陳毅病重，請其妻張茜派人把他最心愛的一副大理石圍棋送給張伯駒，並捎話給他：「我患癌症快死了，這副棋子留給你作永久紀念。你是我的好老師，使我學到很多東西，謝謝你。」張伯駒手捧圍棋，不禁老淚縱橫。

一九七二年陳毅去世，張伯駒才有那副情長意深的挽聯。

「四人幫」倒台後，張伯駒徹底恢復了名譽。雖然已是近八十歲的老人，他整天手不釋卷，不停筆，撰寫戲曲、歷史、書法繪畫以及文史資料等方面的文稿。張伯駒九歲能做詩，三十歲致力於填詞。當時朋友稱贊他的風格曠達自然，纖細與拙重俱備，有納蘭性德之風。他在這方面的著作極為豐富。張伯駒還鑽研書法，著有《中國書法》一書，其書法源自王右軍《十七帖》，熔真、草、隸、篆於一爐，晚年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用筆飄逸，如春蠶吐絲，人稱為「鳥羽體」。

一九八二年張伯駒先生逝世，作為大收藏家、鑒賞家、詩詞大家、書法名家、京劇名票，他是當之無愧的。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五〇八四二〇六或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